

1949—1985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

主 编 鲍 昌
副主编 夏康达
郑观年
孟 蒙

浙江大学出版社

特约编辑 萧海 沈振亚
责任编辑 刘洁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

(下)

夏康达

主编 鲍昌 副主编 郑观年

孟蒙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余杭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21.4 字数：481千

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000

统一书号：10337·005 定价：2.88元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刁健民	大连广播电视大学
马殿超	辽宁师范大学
王如青	天津师范大学
王开阳	杭州师范学院
王建华	上海市徐汇区教育学院
王吉鹏	辽宁师范大学
卢玲	嘉兴教育学院
朱家信	阜阳师范学院
陈国伟	河北教育学院
陈其强	浙江师范大学
谷兴云	阜阳师范学院
陆文采	辽宁师范大学
张国藩	天津教育学院
张士魁	徐州师范专科学校
严蓉仙	山东大学
孟蒙	曲阜师范大学
孟庆沛	唐山大学
郑观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胡授昌	曲阜师范大学
赵朕	唐山教育学院
饶纪林	武汉教育学院
夏康达	天津师范大学
常祖淑	辽阳师范专科学校
曹铁娟	昆明师范专科学校
黄祖玫	湖南教育学院
鲍昌	中国作家协会
傅绍德	潍坊教育学院
蒋应武	浙江教育学院

目 录

(下)

散文 报告文学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巴 金).....	1
第二次考试	(何 为).....	8
天山景物记	(碧 野).....	15
叶 笛	(郭 风).....	27
早霞短笛	(柯 蓝).....	32
土 地	(秦 牧).....	36
日 出	(刘白羽).....	46
花 城	(秦 牧).....	53
燕山夜话	(马南邨).....	61
青山翠竹	(袁 鹰).....	69
长江三日	(刘白羽).....	76
雪浪花	(杨 朔).....	88
樱花雨	(杨 朔).....	97
樱花赞	(冰 心).....	105
菜园小记	(吴伯箫).....	113
梅岭诗意	(菡 子).....	121
远的怀念	(孙 犁).....	129
幽燕诗魂		
——怀杨朔同志	(丁 宁).....	135

怀念肖珊	(巴 金)	148
“牛棚”小品	(丁 玲)	165
干校六记	(杨 绛)	180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	193
在桥梁工地上	(刘宾雁)	203
地质之光	(徐 迟)	246
哥德巴赫猜想*	(徐 迟)	271
扬眉剑出鞘	(理 由)	276
大雁情	(黄宗英)	292
人妖之间*	(刘宾雁)	323
船 长	(柯 岩)	327
祖国高于一切	(陈祖芬)	357
中国姑娘	(鲁 光)	373

诗 歌

睡了的村庄这样说	(胡 风)	377
祖国，我回来了	(未 央)	385
有的人		
——纪念鲁迅有感	(臧克家)	390
礁 石	(艾 青)	395
牧人的幻想	(饶阶巴桑)	399
骆 驼	(郭沫若)	404
三门峡——梳妆台	(贺敬之)	408
望星空	(郭小川)	414
哨所鸡啼	(李 瑛)	428
桂林山水歌	(贺敬之)	432
祖国，我生命的土壤	(铁衣甫江)	438

重读《圣经》

——“牛棚”诗抄第 n 篇	(绿 原).....	443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	449
祈 求	(蔡其矫).....	454
天安门诗抄		458
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	(邵燕祥).....	461
沉 思	(公 刘).....	467
回 答	(北 岛).....	471
致橡树	(舒 婷).....	475
不 满	(骆耕野).....	480
将军，不能这样做	(叶文福).....	488
古罗马大斗技场	(艾 青).....	502
小草在歌唱	(雷抒雁).....	512
悬岩边的树	(曾 卓).....	526
云之歌	(鲁 藜).....	530
故园六咏	(流沙河).....	536
我是青年	(杨 牧).....	541
小诗二首	(顾 城).....	549
华南虎	(牛 汉).....	553
阿诗玛*	(黄 铁等)	558
百鸟衣*	(韦其麟)	562
放声歌唱*	(贺敬之)	565
复仇的火焰*	(闻 捷)	568
杨高传*	(李 季)	573
生命的礼花*	(巴·布林贝赫)	577
呼 声*	(李发模)	581

光的赞歌*	(艾 青)	586
无名河	(林 希)	589

戏剧 电影 电视剧

妇女代表*	(孙 芋)	595
茶 馆*	(老 舍)	599
关汉卿*	(田 汉)	604
洪湖赤卫队*	(湖北实验歌剧团)	609
海瑞罢官*	(吴 晗)	612
霓虹灯下的哨兵*	(沈西蒙等)	617
丹心谱*	(苏叔阳)	621
报春花*	(崔德志)	625
陈毅市长*	(沙叶新)	629
唐知县审诰命*	(牛得草)	632
血, 总是热的*	(宗福先 贺国甫)	635

二 月*	(柔 石 谢铁骊)	639
天云山传奇*	(鲁彦周)	644
喜盈门*	(辛显令)	648
西安事变*	(郑 重 成 荫)	653
城南旧事*	(林海音 伊 明)	658
野 山*	(贾平凹)	663

新 岸*	(李宏林)	667
四世同堂*	(老 舍 林汝为)	671

* 存目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巴 金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

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客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

我们十几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昏半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显得太渺小了。所以在听见脚步声走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他进来了，我们的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很高大和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

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消逝了。

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下了。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象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地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他开头就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吃苦耐劳。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了几十年，现在又遇着象美帝国主义这样残暴的敌人。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从朝鲜人民他又谈到美国的侵略军，他说：“过去我们看惯了日本兵的暴行，美国军队的残忍凶狠只有超过日本兵。所以朝鲜人是那样普遍地仇恨美国侵略军。现在美国侵略者居然不顾一切用起细菌武器和毒瓦斯武器来了。苏联科学家说：我们科学家用种种方法要扑灭鼠疫，消灭害人的细菌；美国侵略者反而在各地散布病菌，这真是丧失了人性。我们的战士说：我们连飞机大炮都不怕，还会让这些蚊子、苍蝇吓倒！”他的明亮的眼睛射出一种逼人的光，我们看出来他对美帝国主义的憎恨跟他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是一样的深。他有点激动了，揭下军帽放在桌子上，露出了头上的一些很短的白发。这些白发使我们记起他的年纪，记起他过去那许多光辉的战绩。我们更注意地望着他，好象要把他的一切都吸收进我们的眼底。大部分的同志都不记笔记了，美术组的同志也忘了使用他们的画笔，为的是不愿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他又抓起帽子戴在头上，拿右手摸了摸嘴，然后把手放在膝上继续谈起来。他用关切的口气，用具体的例子谈到抗美援朝对祖国的关系，谈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对美国侵略

军作战的经验；谈到几次战役胜利的原因；分析帝国主义阵营中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阶级中间的矛盾；然后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前途。我们记牢了他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兵法家孙子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相反地敌人始终对我们摸不清楚。敌人愿意跟我们谈判，是因为我们把他们打痛了。在谈判中间他们还不甘心，又发动秋季攻势，结果还是吃了亏，伤亡十二万人，才又谈起来。现在敌人是进退两难：要打，他们得不到胜利，没有出路；要和，大资本家的暴利又没有了，经济危机也要来了。我们却不然，和本来我们愿意的，我们就是为了和平才来作战的；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是越打越强！”

听着他的浅明的详细的反复的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他的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恳切的表情上显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这一切越是明显；他越是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被他的话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我只看见眼前的这一个人，他镇静、安详，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的是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跟士兵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

渺小的。”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他一直从容地谈下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他都谈到了，他就这样生动、深刻而具体地给我们谈了三个钟头。他最后一次把左手从椅背上拿下，挺起腰来，结束了他的谈话。到了这时，我们才吐了一口气，注意到时间过得太快了。接着他听见副司令员跟我们的讲话中，最后讲到“欢迎”两字，他在旁边接下去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是欢迎的！”这一句话使我们的激动胜过千言万语，我们能够用什么话来说明我们的激动的心情呢？

志愿军政治部甘主任在谈话中对我们说：“彭司令员这句话里包含有很深的感情啦！”甘主任又说：“人都有感情，战士的心是更热烈而伟大的，有的战士背着炸药把自己生命跟敌人战车同归于尽。他们是不简单的，他们是有深厚的感情的。牺牲自己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样的感情我们不应该让它埋没，我们有责任把它表扬出来，让祖国人民知道。”甘主任是个爱发笑的人，可是这时候他的声音抖得厉害，他很激动，他也有深厚的感情。我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文艺工作者也是有感情的人，接触到这样伟大的心灵以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够交出个人的一切吗？

晚上，我们走出洞来，雪落得更大了。汽车把我们送回到宿舍的山脚下，我们冒雪上山，好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这时雪花满天，冷气扑面，我埋头看山下只有一片白雪，没有一个人家漏出灯光。夜并不深，北京时间不过九点光景，在祖国的城市里该是万家灯光的时候，孩子安宁地睡在床上，母亲静静地在灯下工作，劳动了一天的人们都甜蜜地休息了。是谁在这遥远的寒冷的国土上保卫着他们的和平生活

呢？祖国的孩子们是知道的，祖国的母亲是知道的，全中国的人民都是知道的。

祖国的孩子们的梦中的微笑，母亲们脸上满足的表情，全国人民的幸福的笑容，就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他们的指挥员彭德怀将军的感激的表示。

1952年4月

（选自《怀念彭德怀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四川成都市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早在1936年，鲁迅就称赞他“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巴金最早的创作是新诗和散文，成就最突出的则是小说。以二十年代末创作《灭亡》为发端，到四十年代中期，他陆续写了《新生》、《雾》、《雨》、《电》(总题为“爱情三部曲”)、《家》、《春》、《秋》(总题为“激流三部曲”)、《火》(一、二、三部)、《憩园》、《第四病室》、《寒夜》等中篇小说及近百篇短篇小说。这期间还出版了《海行杂记》、《忆》、《短简》、《生之忏悔》、《旅途随笔》、《控诉》、《龙·虎·狗》、《怀念》等散文集。

新中国诞生后，巴金开始了新的生活，并用他那“写惯苦难的笔来写人们的欢乐”。五十年代，他两次赴朝，产生了以朝鲜战地生活为题材的颇有影响的散文和一些短篇小说。至“文革”前，他已出版了《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华沙城的节日》、《坚强的战士》、《大欢乐的日

子》、《友谊集》、《新声集》、《赞歌集》、《倾吐不尽的感情》等散文集与小说集。粉碎“四人帮”后，《爝火集》、《巴金选集》等多种选集及《随想录》等散文集又相继问世。1982年，他荣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又被授予法兰西共和国荣誉勋章，为祖国赢得了国际声誉。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作家谈作品】

这篇文章(指《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编者注)是一九五二年三月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一个半山的坑道里写成的。……二十二日我们见了彭总以后，第二天下午我们创作组的全体同志开会讨论了彭总的谈话。在会上大家还讲了自己的印象和感想。同志们鼓励我写一篇《会见记》，我答应下来。……二十七日我把文章交给同志们看过，他们提了一些意见。我又参考他们的意见增加了几句，譬如“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很渺小”等等，便把散文交给新华社了。二十八日彭总看到我的原稿，给我写了一封短信。他这样说：“‘象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可否改为‘象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许可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彭总的信使我很感动。我曾经问过自己：我是不是编造了什么来恭维彭总呢？我的回答是：没有。我写这篇短文并不觉得自己在做文章，我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景，就好象那天回到洞里遇见一位朋友，跟他摆了一段“龙门阵”一样。连最后“冒雪上山，埋头看山下”一段也是当时的情景。全篇文章从头到尾，不论事实、谈话、感情都是真的。但是真实比我的文章更生动、更丰富、更激动人心。(巴金：《爝火集·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评论摘录】

建国初期，巴金两次赴朝，他看到了“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象鲜花一样开遍朝鲜的山野”，于是饱和着巴金强烈感情的人物形象，也象怒放的鲜花一样开放在新中国的文坛上。如《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作者只记叙了在抗美援朝前线的一个小山洞里会见彭德怀司令员的情景，仅用二千多字，就把彭德怀司令员亲切朴实的品格、爱憎鲜明的感情、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以及作者和祖国人民对志愿军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无比感激之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使我们仿佛看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和“头上的一些很短的白发”，似乎听到了他“快乐的笑声”。作者这样自然地、真挚地把感情溶化在人物形象中，用自己那颗赤诚的心去打动读者。（唐金海：《字字如火，句句含情——论巴金解放后的散文》，《朔方》1980年第5期）

巴金的散文，不但充满真实而热烈的感情，而且善于描写环境，勾画人物。一九五二年春天，在朝鲜前线的坑道里，巴金同志写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作者自己说，这篇文章“不过老老实实而且简简单单地叙述我们会见彭总的情景”。可是，在他的笔下，作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彭总却栩栩如生，他刚毅、坚定、朴实、慈祥。“他的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涤尘：《娓娓而谈，扣人心弦——〈烽火集〉简介》，《人民日报》1980年3月14日）

【其他参考资料篇目索引】

① 巴金：《谈我的散文》（《萌芽》1958年第9期）

② 黄纪雪：《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文学作品分析》江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二次考试

何 为

著名的声乐专家苏林教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这次参加考试的二百多名合唱训练班学生中间，有一个二十岁的女生陈伊玲，初试时成绩十分优异，声乐、视唱、练耳和乐理等课目都列入优等，尤其是她的音色美丽和音域宽广令人赞叹。而复试时却令人大失所望。苏林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间不少是有国际声誉的，但这样年青而又有才华的学生却还是第一个，这样的事情也还是第一次碰到。

那次公开的考试是在那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举行的。当陈伊玲镇静地站在考试委员会里几位有名的声乐专家面前，唱完了冼星海的那支有名的《二月里来》，门外窗外挤挤挨挨的都站满了人，甚至连不带任何表情的教授们也不免暗暗递了个眼色。按照规定，应试者还要唱一支外国歌曲，她演唱了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有一个良辰佳日》，当时就以她灿烂的音色和深沉的理解惊动四座，一向以要求严格闻名的苏林教授也不由颌首表示赞许，在他严峻的眼光下，隐藏着一丝微笑。大家都默无一言地注视陈伊玲：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众目睽睽下，这个本来笑容自若的姑娘也不禁微微困惑了。

复试是在一个星期后举行的。录取与否都取决于此。这时

将决定一个人终生的事业。经过初试这一关，剩下的人现在已是寥寥无几。而复试将是在各方面更加严格的要求下进行的。本市有名的音乐界人士都到了。这些考试委员和旁听者，在评选时几乎都带着苛刻的挑剔神气。但是全体对陈伊玲都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如果合乎录取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么这唯一的一个人无疑应该是陈伊玲。

谁知道事实却出乎意料之外。陈伊玲是参加复试的最后一个人，唱的还是那两支歌，可是声音发涩，毫无光彩，听起来前后判若两人。是因为怯场、心慌，还是由于身体不适而影响了声音？人们甚至怀疑到她的生活作风上是否有不够慎重的地方！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大家带着询问和疑惑的眼光举目望她。虽然她掩饰不住自己脸上的困倦，一双聪颖的眼睛显得黯然无神，那顽皮的嘴角也流露出一一种无可诉说的焦虑，可是就整个看来，她通体是明朗的，坦率的，可以使人信任的；仅仅只因为一点意外的事故使她遭受挫折，而这正是人们感到不解之处。她抱歉地对大家笑笑，于是飘然走了。

苏林教授显然是大为生气了。他从来认为，要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各方面都能成为表率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歌唱家又何尝能例外！可是这样一个自暴自弃的女孩子，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歌唱家！他生气地侧过头去望着窗外。这个城市刚刚受到过一次今年最严重的台风袭击，窗外断枝残叶狼藉满地，整排竹篱委身在满是积水的地上，一片惨淡的景象。

考试委员会对陈伊玲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从两次考试可以看出陈伊玲的声音极不稳固，不扎实，很难造就；另一种则认为给她机会，让她再考试一次。苏林教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重要的是找到造成她先后两次声音悬殊的根本

原因。如果问题在于她对事业和生活的态度，尽管声音的禀赋再好，也不能录取她！这是一切条件中的首要条件！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苏林教授从秘书那里取来了陈伊玲的报名单，在填着地址的第一栏上，她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线。表格上的那张报名照片是一张叫人喜欢的脸；小而好看的嘴，明快单纯的眼睛，笑起来鼻翼稍稍皱起的鼻子。这一切象是在提醒那位有名的声学专家，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至少眼前这个姑娘的某些具体情况是这张简单的表格上所看不到的。如果这一次落选了，也许这个人终其一生就和音乐分手了。她的天才可能从此就被埋没。而作为一个以培养学生为责任的音乐教授，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他是绝对不能原谅自己的。

第二天，苏林教授乘早上第一班电车出发。根据报名单的地址，好容易找到了在杨树浦的那条偏僻的马路。进了弄堂，蓦地不由吃了一惊。

那弄堂里有些墙垣都已倾塌，烧焦的栋梁呈现一片可怕的黑色，断瓦残垣中间，时而露出枯黄的破布碎片，所有这些说明了这条弄堂不仅受到台风破坏，而且显然发生过火灾。就在这灾区的瓦砾场上，有些人大清早就在忙碌着张罗。

苏林教授手持纸条，不知从何处找起，忽然听见对屋的楼窗上，有一个孩子有事没事地张口叫着：

“咪——咿——咿——咿——， 吗——啊——啊——啊——”仿佛歌唱家在练声的样子。苏林教授不禁为之微笑，他猜对了，那孩子敢情就是陈伊玲的弟弟，正在若有其事地学着他姐姐练声的姿势呢。

从孩子口里知道：他的姐姐是个转业军人，刚从文工